

《山海經》中的一足形象 與圖像探析—— 兼論奇肱國與奇股國問題^{*}

鹿憶鹿

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

提 要

本文主要討論《山海經》中一足人、神、鳥、獸的相關形象與圖像。首先，《山海經》中有一臂國，接著著錄奇肱國，似乎不合常情，奇肱國或是奇股國之誤。《淮南子》中與一臂民並列的即是奇股民，而韓國流傳的一系列「天下圖」中，見到的也是奇股國，奇股國與一臂國相連，這些似都隱約透露，《山海經》中的奇股國被誤為奇肱國。

其次，我們也在貴州的彝族中發現普遍流傳的獨腳神話，獨腳神話流傳在屬於古氏羌族群的彝族神話講述中，而獨腳野人被認為是帶領死後靈魂回到祖先懷抱的類似巫師角色。《山海經》中的各種一足形象與彝族神話的獨腳形象或者不是一種巧合。

關鍵詞：《山海經》 奇股國 奇肱國 彝族 天下圖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 NSC100-2410-H-031-036-「晚明山海經圖研究——以萬曆年間日用類書〈諸夷門〉為中心（II）」的部份研究成果，感謝國科會的研究補助，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已根據審查委員的意見，在能力範圍內加以修正。

《山海經》中的一足形象 與圖像探析—— 兼論奇肱國與奇股國問題

鹿憶鹿

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

一、前言

十幾年前，筆者就曾注意到《山海經》中關於一目國、深目國的問題。檢視過中國各少數民族，獨眼神話、直眼神話主要流傳於彝族中。彝族的眼睛神話似乎與《山海經》中的一目神話、縱目神話以及蜀國的縱目神話有著密切聯繫。^❶

在這兩三年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當中，閱讀許多明清的日用類書或相關的圖像資料，發現除了眼睛的神話外，《山海經》中所論的手、足神話也有一些值得探究的問題，即與一目神話相關的一足神話、獨腳神話，更重要的是，《山海經》的一足神話似乎也能在中國西南方的彝族獨腳野人神話找到呼應，或許不能說彼此有互相傳播的關聯，然而其中的巧合卻值得我們深思。

❶ 鹿憶鹿：〈眼睛的神話——從彝族的一目神話、直目神話談起〉，《東吳中文學報》第8期，頁223-244，2002年5月。

二、《山海經》中一足的人、神



圖一

《山海經》的遠國異人提到一足人形象的有一臂國、柔利國兩種。

《山海經·海外西經》：「一臂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②一般十八卷《山海經》中的一臂國只論一臂一目一鼻孔一手，並未提及一足。反倒是郭璞的注提到一足：「此即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腳。」^③半體人是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腳，這樣的說法也見於其他記載。

南宋陳元靚《事林廣記》：「在西海之北。其一人一目，一孔，一手，一足，半體比肩，猶魚鳥相合。」^④筆者所見藏於劍橋大學圖書館的《異域圖志》^⑤，其中的一臂國應為明代較早出現的遠國異人圖像，可見圖像中的一臂人也是一足。（見圖一）其中文字與《事林廣記》一模一樣，而其圖似乎與萬曆年間的胡文煥《山海經圖》^⑥與王圻《三才圖會》^⑦有某些關聯，仔細比

② 本文所引《山海經》都出自袁珂《山海經校注》，袁珂此書的底本是通行的娜嬛仙館刻郝懿行《山海經箋疏》，為了行文方便，凡是引《山海經》十八卷文字不再另外加注。

③ 郭璞注：《山海經》十八卷（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年4月，據宋淳熙七年池陽郡齋本影印）。

④ 筆者所見《纂圖增新類聚事林廣記》，元至順年間西園精舍新刊本，現藏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有些版本缺方國類，或者將《山海經》中的遠國異人歸入山海靈異中，與怪奇鳥獸並列。至順年間西園精舍刊本較早，方國類較完整，本文所引《事林廣記》皆出自此版本。

⑤ 現藏於劍橋大學圖書館的《異域圖志》，根據筆者多方考證，都強調編者不詳，只註明曾藏於天一閣，此書有弘治己酉年（1489）金銑序，「畫中殊異人形象凡一百五十八國，各記其道里去應天府若干云」。我們似由此可推斷，將想像的山海異域人物與現實中職貢國度並陳的《異域圖志》不會晚於弘治己酉年間。此書多處錯落，金銑序已不復見。

⑥ 明·胡文煥編：《山海經圖》，格致叢書本，萬曆二十一年（1593）刊行。藏日本東洋文庫。

⑦ 明·王圻：《三才圖會》（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據萬曆三十五年潭濱黃曉峰重校槐蔭草堂藏板《類書三才圖會》影印）。

對，三者的圖差異極少，或許有同一個參考母本。

《山海經·大荒西經》：「有一臂民。」郭璞云：「北極下亦有一腳人，見《河圖玉版》。」⁸郭璞的注明白說到，有一腳人。

提到一足人的還有柔利國，《山海經·海外北經》：「柔利國在一目東，爲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一云留利之國，人足反折。」郭璞注：「曲足居上」，「一腳一手反捲曲也。」⁹

而柔利國的記載一直到元明的類書中都還有，《事林廣記》：「國人類妖，非人比也。曲膝向前，一手一足。《山海經》云，在一目國東。」¹⁰



圖二



圖三



圖四

明代《異域圖志》開始將當時的異域人物文圖並陳，「國人曲膝向前，一手一足。《山海經》云，在一目國東。」（見圖二）胡文煥的《山海經圖》圖文都與《異域圖志》差異極小，只是特別強調一手一足的柔利國即「反膝人」。（見圖三）同時期的建陽日用類書似也沿襲了這個圖文傳統，在圖文上常互相模倣，大同小異。¹¹（見圖四）也可見出這些所謂一手一足的遠國異域人物圖像在明清之

⁸ 同註3。

⁹ 同前註。

¹⁰ 同註4。

¹¹ 萬曆間建陽日用類書「諸夷門」中的圖刻大同小異，此圖出自《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中國日用類書集成》12（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而到了清初的《萬寶全書》，圖文的改變也不大。

交受到青睞的情形。

《山海經·西山經》有一足一手的神祇：「剛山，是多神魃，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欽（吟）。」明代胡文煥《山海經圖》：「剛山多神魃，亦魑魅之類。其狀人面獸身。一手一足，所居處無雨。」¹²後來的《三才圖會》以及建陽日用類書也都有相關的圖文出現。然而更早的是有背景有系統的蔣應鎬繪《有圖山海經》¹³與王崇慶的《山海經釋義》¹⁴，圖像上似都凸顯神魃的一手一足特點。（見圖五，出自明《山海經釋義》堯山堂刻本《圖像山海經》，圖六、圖七同。）



圖五

三、《山海經》中一足的獸、鳥

《山海經》中的一足神話並非只出現在海經的遠國異人，山經中一足的神祇，山經中的一足鳥、獸應該也值得一併討論。

《山海經·西山經》中也有一足的獸和畢方鳥，大家最熟悉的當屬一足的夔獸。¹⁵（見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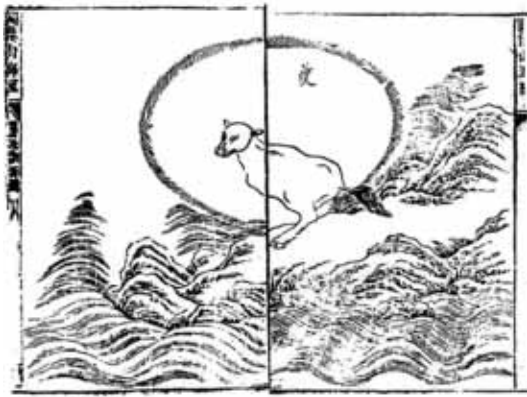
《山海經·大荒東經》：「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爲夔。」

¹² 同註6。

¹³ 蔣應鎬繪《有圖山海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筆者另見東京國會圖書館、內閣文庫所藏，似都為同一版本，第一圖都有「素明刊」三字，雖各圖書館所藏皆言「明刊」，年代不詳，然考著名版畫家劉素明生平背景與刊刻經歷，此書大概可推知為萬曆末到天啟初。

¹⁴ 明·王崇慶：《山海經釋義》（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年《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第四冊，據萬曆年間大業堂刻本影印）。

¹⁵ 清·汪紱：《山海經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光緒二十一年樸立雪齋原本影印）。



圖六

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胡文煥《山海經圖》裏也有夔獸的圖文，文字內容類似《大荒東經》：『東海中有獸，狀如牛，蒼身無角，一足，出入則有風雨，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冒鼓，復取其骨擊之，似雷，聲聞五百里。』¹⁶

《山海經·中山經》：「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良龜，多鼃。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珀，其木多梅棠，其獸多犀象，多夔牛，其鳥多翰鷖。」這個記載未言夔牛一足。

《韓非子》卷十二〈外儲說左下〉有一段論夔一足的話：「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¹⁷

一足的夔牛後來演變成樂正官，一足也被詮釋成只要有他一個就足夠了，其實原來學者應該聽聞的都是夔牛一腳的說法。夔牛是瑞獸，引申成有超凡能力的樂正官。

《山海經·西山經》：「又西七十里，曰隄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上多栴檀，其下多竹箭，其陰多赤銅，其陽多嬰垣之玉。有獸焉，其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其名曰𪔐。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一足，曰橐𪔐，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

李時珍《本草綱目》對獨足鳥有專門的記載：「獨足鳥閩廣有之，晝伏夜飛，或時晝出，群鳥噪之。惟食虫豸，不食稻穀。」《臨海志》記：「獨足鳥，文身

¹⁶ 同註 6。

¹⁷ 梁啟雄：《韓子淺解》（臺北：學生書局，1984 年 6 月），頁 299-300。

赤口，晝伏夜飛，將雨轉鳴，即孔子所謂商羊也。」《河圖》：「鳥一足名獨立，見則主勇強。南史陳之將亡，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嘴畫地成文。凡此皆一足鳥，亦橐類。橐的另一特徵是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¹⁸胡文煥圖說：「人以羽毛置諸衣中，則不畏雷霆。」¹⁹吳任臣注引《廣州志》說：「獨足鳥，一名山肖鳥，大如鵠，其色蒼，其聲自呼。」²⁰汪紱解釋說，凡蟄類皆夏見冬蟄，此鳥獨冬見夏蟄，故服其毛羽，能不畏雷也。

《山海經》一足的還有畢方鳥。〈西山經〉、〈海外南經〉都出現這隻一足鳥。



圖七

《山海經·西山經》：「章莪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色有譌火。（見圖七）」

《白澤圖》：「火之精，名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²¹

《山海經·海外南經》：「畢方鳥在其東，青水西，其爲鳥人面，一腳。一曰在二八神東。」《淮南子·汜論篇》云：「木生畢方。」高誘注：「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腳，一足，不食五穀。」²²

胡文煥《山海經圖》：「義章山有鳥狀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名畢方。見則有壽。」尚書實云：『漢武帝有獻獨足鶴者，人皆以爲異。』東方朔奏曰：『《山海經》云，畢方鳥也。』驗之果是。」²³明代記載的畢方鳥與漢武帝有關，

¹⁸ 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上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頁130。

¹⁹ 同註6。

²⁰ 清·吳任臣：《山海經廣注》（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年《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第五冊，據康熙六年刻本影印）。

²¹ 清·洪頤煊輯：《白澤圖》（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經典集林卷三十一）。

²²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9月），冊四，卷十三，頁27。

²³ 同註6。

也與東方朔有關，是一隻進貢的獨足神鶴。

《山海經·中山經》：「復州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見則其國大疫。」郭璞作銘：「跂踵之鳥，一足似夔。不為樂興，反以來悲。」又《圖贊》：「青耕御疫，跂踵降災。物之相反，各以氣來。見則民咨，實為病媒。」在翻檢《山海經》的過程中，很容易就能發現，獸、鳥在形體的增減法，一足的情況似較普遍，比一翼或一目都能凸顯獸鳥的異形異能。

四、奇肱國與奇股國之辨正

《山海經·海外西經》：「奇肱之國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有鳥焉，兩頭，赤黃色，在其旁。」郭璞注：「其人善為機巧，以取百禽，能作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得之於豫州界中，即壞之，不以示人。後十年，東風至，復作遣之。」此國的人以製造精巧機械與飛車著稱。張華《博物志》所載：「奇肱民善為拭扛，以殺百禽，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返。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²⁴《博物志》的說法影響了元明時期的《事林廣記》，以及後來的《異域志》、《異域圖志》。

我們見到《山海經·海外西經》中一臂國在三身國之後，奇肱國前，似不合常情，一臂國似不必與奇肱國重複出現。而《淮南子·墜形訓》所記：「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肅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高誘注：「奇，隻也；股，腳也。」²⁵《淮南子·墜形訓》有奇股民，並無奇肱民，我們明顯地見到此書的敘述與《山海經》雷同，只不過《山海經》是由西南往西北方，異域國度的順序是先三身國，再一臂國、奇肱國，而奇肱國乃是奇股國的形誤。

袁珂先生認為，奇股才是合理。假令獨臂，則「為機巧」、「作飛車」乃夏

²⁴ 晉·張華《博物志》（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據士禮居本校刊影印）卷八，頁4。

²⁵ 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9月），冊二，卷四，頁12。

憂乎其難矣；也唯有獨腳，始痛感行路之艱難，翱翔雲天的想法應由此才展開，因此奇股的情況勝於奇肱。²⁶蕭兵先生反駁袁先生的說法，認為是一種合理主義的解釋。²⁷其實蕭兵等學者也以爲〈海外西經〉的例子「三身國」、「一臂國」都是以神話學的「增減法」（前進／後退的誇張），如此，將奇肱或奇股的「奇」訓爲奇技淫巧之「奇」，而以爲與一臂國不同，似乎自相矛盾，〈海外西經〉既是都用神話學的增減法，那麼「奇」應該訓爲奇偶之「奇」，指單一才對。一臂國之後，理應不再出現奇肱國，似以奇股國爲長。

馬昌儀先生則同意袁先生的看法，奇股之說，較之奇肱，於義爲長。因爲獨腳人痛感行路之艱，便利用其雙手，把智慧用於「爲機巧」、「作飛車」；而這一高難度的製作，獨手是難以勝任的。奇肱爲獨臂，奇股爲獨腳，都是有本事的異人。傳說奇肱國或奇股國的人，一臂三目或一足三目，他們有三隻眼睛，有陰有陽，陰在上，陽在下；擅長製造各種靈巧的機械來捕捉禽獸，又能製造飛車，從風遠行。殷湯時曾飛抵豫州界中，被當地人損壞，不以示人；十年後，東風起，再作一飛車送他們回家。奇肱（或奇股）國的人常常騎著一種叫「吉良」的神馬，吉良又稱吉量、吉黃，色白，上有斑紋，馬鬣赤紅，雙目閃金光，據說騎上吉良馬的人可活千歲。據〈海內北經〉：「犬戎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乘之壽千歲。」在獨臂人或獨足人的身旁，有一隻雙頭奇鳥，顏色赤黃，與其作伴²⁸。（見圖八，出自明蔣應鑄繪圖本；圖九，出自清汪紱圖本）神話傳說中強調能製造飛車、從風遠行、騎神馬等等，似也暗示這樣的行徑或配件是獨腳的人所有，如此才凸顯獨腳人不只無不良於行的困擾，而且是能遠行能飛行的異人。

我們似由此可以推測，《山海經》中的奇肱國恐是奇股國之誤，奇股國奇股民在《淮南子·墜形訓》被記錄下來，與一臂民同列。

《異域圖志》：「人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奇肱人以車乘西風至豫州。」

²⁶ 袁珂：《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頁213。

²⁷ 葉舒憲、蕭兵、（韓）鄭在書：《山海經的文化尋蹤：「想像地理學」與東西文化碰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頁2089。

²⁸ 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年7月），頁436。



圖八



圖九

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至，乃使乘車復歸其國。去門之西一萬里。」胡文煥《羸蟲錄》卷之三：「奇肱國。國人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奇肱人以車乘西風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至，乃使乘車復歸其國。玄（應爲去字之誤）玉門之西一萬里。」²⁹而此書的圖也可見出奇肱國的人是兩隻手的。（見圖十，圖左出自《異域圖志》；圖右出自胡文煥《羸蟲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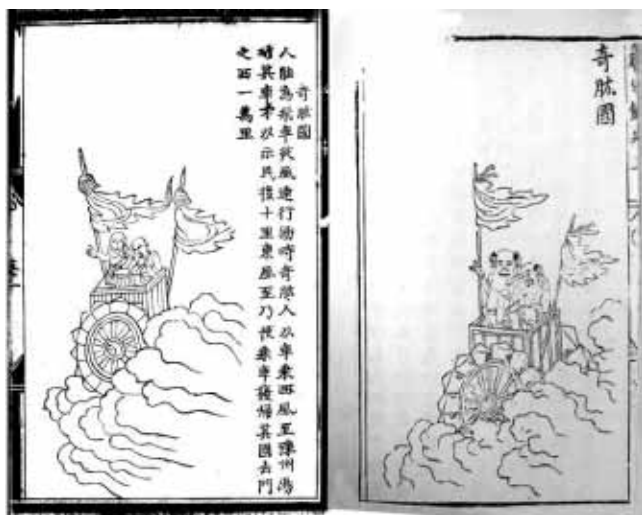
楊義先生認爲，《山海經》中的神話思維，減肢或增肢、誇大或縮小的體形，都賦予對象以特異的能力或幽默趣味。在《山海經》中幻想設計海外大荒地圖時，其中的神話思維明顯呈現二元對應原則，例如有大人國就有小人國，有長股國就有長臂國，有三首國就有三身國，都是軀體、身首或肢體互有伸縮增減，而丈夫國與女子國的對應則是性別上的互立壁壘，一旦均衡的平常的狀態被打破，面對的世界勢必傾斜或變異，這是人對自我的神話式超越。³⁰楊先生闡釋得極深入，我們按照《山海經》一向設計的對應原則來觀察，〈海外西經〉中一臂國之後似不

²⁹ 胡文煥：《羸蟲錄》四卷，萬曆 21 年刊，藏日本尊經閣文庫。2001 年北京學苑出版社出版首都圖書館所藏《羸蟲錄》一書，可惜的是，只有三卷，缺一卷似為出版社疏忽。

³⁰ 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12 月），頁 35-52。

必再有奇肱國，一臂國後的奇股國順理成章，臂肱後對應足股，〈海外西經〉中一臂國後的奇肱國應為奇股國之訛誤。

我們似可推測，在《山海經》中出現多種一足神獸或禽鳥的情況下，雖不必然一定要有一足的異人，卻由此可知，當時一足鳥獸的說法是相當平常的。出現奇股



圖十

國似乎也是很自然的，而一臂國後似也不可能再出現奇肱國，按常理與之對稱的應為奇股國才是。另外，《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中的奇股民似也暗示，《山海經》中似乎原有奇股國的，而郭璞的注也讓我們看到，一目人、一臂人之外，有一腳人。一臂國、奇肱國與奇股國所以會一再出現，或產生將奇股國訛誤為奇肱國的問題，除了是字形的近似，似乎也是因為一手與一足常是並列的，以一手一足的半體來強調人神的異形異能。

五、天下圖中的奇股國

1977年，韓國圖書館學研究會編纂出版了一本《韓國古地圖》，其中收集了高麗時期和朝鮮王朝時期的百餘幅各種古地圖，而有數幅繪於十七、十八世紀的世界地圖，特別引人注目。^③這些圖題為「天下圖」、「天下總圖」、「天下大總之圖」、「四海總圖」等，顯然體現了朝鮮王朝的世界觀或寰宇觀。劉宗迪先生早就發現，韓國「天下圖」與《山海經》關係密切，他認為，地圖中海與大陸環環相套的同心圓結構，顯然是源於《山海經》海內、海外、大荒的三重世界圖

③ (韓) 李燦：《韓國的古地圖》(首爾：汎友社，2005年)。

式；「天下圖」中所標注的具體地理名稱，除了屢見於歷代四裔志、職貢志之類的記載外，大多出自《山海經》，尤其是包圍著中央大陸（中國朝鮮及西域）的環形大海以及大海之外的環形大陸中的諸國，全都是出於《山海經》，環形大海中的諸國出於〈海外經〉，環形大陸中的諸國則出自〈大荒經〉。³²

對於天下圖中地名的出處，中村拓進行了較詳細的考證。他研究了十幾種天下圖，列出了 194 個地名（包括部族名稱，其中有些類似或重複），並按「大陸（核心大陸）—內洋（內海）北方—內洋東方—內洋南方—內洋西方—輪（環形大陸）北方—輪東方—輪南方—輪西方」的順序進行了分類和考訂。他認為其中在核心大陸上的地名多出自史書，如《漢書·西域傳》和《舊唐書·地理志》以及《通典》；而在內海和環形大陸上的地名則多為《山海經》中的神話地名。³³

我們的確能在幾幅韓國古地圖「天下圖」中，見到可能是《山海經》訊息，而出自十七、十八世紀的「天下圖」中，就出現奇股國，甚至很明顯的就在一臂國的北方，似乎奇股國是與一臂國對稱的。而有的圖甚至出現兩個奇股國，似乎是一奇肱國一奇股國的訛誤。（圖十一，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彩色寫本，引



圖十一



圖十二

³² 劉宗迪：〈古代朝鮮的天下觀與《山海經》——以朝鮮王朝時期《天下圖》為中心〉，未刊稿。

³³ （日）中村拓：〈朝鮮に伝わる古きシナ世界地圖〉，《朝鮮學報》39、40號（合刊），昭和41年（1966年）。

自李燦所編《韓國的古地圖》一書。）圖十二「天下圖」現藏大英博物館，註明為1775年朝鮮所製，奇股國在中原的西南方海外。正如《山海經》中所言的奇肱國，在一臂國之北，似乎我們在「天下圖」中又得到佐證，《山海經》中原來的奇肱國似乎是奇股國之誤，因此在韓國一系列「天下圖」中與一臂國緊鄰出現的都是奇股國。



圖十三

「天下圖」中還有一個應該注意的點，一臂國與奇股國都在以崑崙為天地中心的西邊。

六、彝族的獨腳人神話

為何一目神話、直目神話一般都記載於海經之中？學者認為它們是最早流傳於生活在大西北的古氐羌人中的神話，而被《山海經》的作者輯入作品中的。根據筆者的檢索，彝族、納西族、白馬藏人、獨龍族、哈尼族同是古代氐羌族群，他們的神話中就流傳著的一目、直目或橫目的情節。學者認為，屬於作為古氐羌系統中的一支的彝族先民南下到雲南，將一目神話、直目神話保存在自己的文學中。一目神話、直目神話或縱目神話流傳於彝族中，為彝族起源於北來氐羌的學說提出佐證，同時也說明逃到雲南的蜀國亦為彝族先民的一部分。³⁴ 不管《山海經》中的一目神話、直目神話到底是不是來自彝族先民的古氐羌，我們或許可以說彝族洪水神話中的一目、直目人神話應是有來源的，一目、直目神話的確集中

³⁴ 陳世鵬：《彝族婚媾類洪水神話瑣議》，《貴州民族研究》53期（1993年1月），頁136-142。

流傳於彝族。其實更確切地說，有關一目、直目的神話是屬於氐羌族群的神話。³⁵

《山海經》中的一目人、直目人神話，似都能在彝族所屬的氐羌族群神話中得到印證。而《山海經》的一足人也在彝族的神話中出現蹤跡。

彝族史詩《梅葛》中講述人類起源，其中提及獨腳人神話：

天造成了，
地造成了，
萬物有了，
晝夜分開了，
就是沒有人，
格滋天神來造人。

天上撒下三把雪，
落地變成三代人。
撒下第一把是第一代，
撒下第二把是第二代，
撒下第三把是第三代。

頭把撒下獨腳人，
只有一尺二寸長，
獨自一人不會走，
兩人手摟脖子快如飛。
吃的飯是泥土，
下飯菜是沙子。
月亮照著活得下去，
太陽曬著活不下去，



圖十四

³⁵ 同註1。

這代人無法生存，
這代人被曬死了。³⁶

貴州省畢節地區的彝族神話《洪水氾濫史》也出現最初的人類只有獨腳的說法：最初出現的女人是獨腳，她生的孩子也都只有一條腳。因此不能單獨走路，而須兩人並行。³⁷

而《梅葛》中也是說明獨腳人一人不能行走、兩人互摟脖子則行走如飛，與《洪水氾濫史》中說女人一隻腳的情形類似。

另一個《物始紀略》的資料就明顯出現畢節地區彝族獨腳野人神話的記載，說明遠古的時代，有獨腳的野人。獨腳野人，在山箐壑谷，跳躍快如風。隻手拄鐵杖，用鐵杖修路，獨腳野人開路，死人不害怕，死人放寬心。獨腳野人的事蹟被巧匠手繪在彝族的史書上。³⁸特別的是，獨腳野人邊挖路，邊走路，接送著死人，意思就是說，獨腳野人是接送亡靈的巫師角色。《物始紀略》一書中收錄有獨腳人神話的圖像。（見圖十四）筆者曾問過楚雄彝族的學者，獨腳人的圖像現在還會出現，他們被認為是帶領死後靈魂回到祖先懷抱的類似巫師角色，獨腳人的角色常會在葬禮的經文中被提起。³⁹

一目、直目神話是屬於大西北古氐羌族群的神話，也流傳於《山海經》的海經中，由此推測，一足神話也可當成佐證，一足神話除了保留在古氐羌系統的彝族文學中，也被《山海經》的編輯者輯入海經中。值得注意的是，一目或一足神話大都收錄在西經中，不是〈海外西經〉，就是〈大荒西經〉，這或許暗示的是

³⁶ 楚雄調查隊：《梅葛》，（雲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頁18-19。

³⁷ 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貴州分會編印：《洪水氾濫史》，收入《民間文學資料》（第34集），（貴陽：貴州省民間文學工作組）。

³⁸ 貴州省畢節地區民族事務委員會：《物始紀略》第一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44-148。

³⁹ 2011年8月16日到21日在雲南楚雄召開彝族《梅葛》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筆者有幸參加。在會議上討論史詩《梅葛》中的獨腳人問題，並請教過彝族學者，都認為獨腳人具有帶領亡靈的類似巫師角色的意味。

一種空間的安排。

七、結語

學者以為，北亞的阿巴西 abasi 人屬於一種軀體的「不對稱性」，只有「一條畸形的腿，上身只長出一條手臂，額頭當中的一隻眼」，這些都是「神話學的減法」，都是「後退的誇張」，〈海外北經〉的柔利國、一臂國、奇肱國也是，「半體人」即指一目、一手、一足、一耳的鬼神人。⁴⁰除了半體人，一足的鳥、一足的獸，也是《山海經》中「神話學的減法」、「後退的誇張」，而一足更能普遍凸顯形體減法的設計想像，所有的人神、獸鳥都有足股，卻不必然有明確的五官與手臂。

柏朗嘉賓（1182-1252）的《蒙古行紀》寫到的蒙古人進攻「阿蠻」（Armeniens，即亞美尼亞人），跋涉沙漠時遇到「半體」人形魔怪：

僅僅在胸部中央長有一條胳膊和一隻手；他們只長有一隻腳，兩人共拉一張弓。這些魔怪健步如飛，甚至連馬匹也追趕不上。實際上，他們以獨腳蹦蹦跳跳地跑，當他們這樣跑得疲乏無力時，便手足並用地前進，完全是以身體為軸心而旋轉的。⁴¹

貝凱、韓百詩的法文譯注中指出，西方古典地理志常講到「獨目一獨腳人」的半體人神話傳說。我們由此約略窺出，一目一手或一腳的神話似乎總是連接在一起的，而彝族的一目一足神話又恰恰可以與《山海經》中〈西山經〉或〈海外經〉的一目一足神話一併觀察。

《山海經》中有一臂國，接著著錄奇肱國，似乎不合常情，奇肱國看來像是

⁴⁰ （法）鮑里斯·希克洛著，吳岳添譯：《史詩英雄的演化》，《民族文學譯叢》第1輯，1983年，頁288。

⁴¹ （法）柏朗嘉賓，耿昇譯：《柏朗嘉賓蒙古行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59。

奇股國之形誤。《淮南子》中與一臂民並列的即是奇股民，而韓國流傳的一系列「天下圖」中，見到的也是奇股國，奇股國與一臂國、三身國相連，與原來《山海經》的排列方式大同小異。這些似都隱約透露，《山海經》中的奇股國似被形誤為奇肱國。

彝族的獨腳人神話正如一目神話或直目神話一樣，有許多值得我們思考之處。在十幾年前的論述中，曾發現《山海經》的一目神話與彝族所屬氐羌的糾葛或可能的傳播紐帶，因此，筆者認為也可從彝族的獨腳人神話，一併思考《山海經》或氐羌族群的相關半體人或獨腳人神話問題。

傅光宇先生認為，《大荒北經》「有一臂民」，《淮南子》謂在西南方，《呂氏春秋·求人》也談到它，《爾雅》說北方有「比肩民」。《異域志》說有「半體國」，《交州記》、《三才圖會》都提到「一臂國」。在漢、魏人的記載中，把這些看作是「離則兩傷，合則雙美」的人，實與《梅葛》所說的「獨腳人」一人不能行走、兩人互摟脖子則行走如飛相似，並未把他們看作凶惡的人類。關於「獨腳人」的記載，也與眼睛形態特異相聯繫。由此可見，「獨腳人」不只不是兇惡之人，而且還是具有奇智異能之人。⁴²我們似乎可以推斷，《山海經》中的所謂「一目」、「一臂」或「奇肱」、「奇股」，似在強調他們的形體奇異與能力非常。

獨腳神話流傳在彝族的史詩與洪水神話講述過程中，獨腳野人被認為是帶領死後靈魂回到祖先懷抱的類似巫師角色，也讓我們聯想起，帶圖的《山海經》不是常被學者認為有巫書性質嗎？這或者不是一種巧合。

而韓國的古地圖中，有關異域的部分，明顯受到《山海經》的影響，而遠國異人的部分，竟出現一般《山海經》未曾出現的奇股國。

《山海經》中不管是一足的人神或獸鳥，似乎都在強調異形異稟；其次，按照神話學中的增減法來看，《山海經》中設計幻想海外大荒地圖時，明顯呈現二元對應原則，韓國所發現的一系列「天下圖」中，一臂國緊鄰的大都是奇股國，

⁴² 傅光宇、張福三：《創世神話中「眼睛的象徵」與「史前各文化階段」》，《民族文學研究》1985年第1期，頁32-42。

罕見奇肱國，也為奇股國的說法提供了佐證。一臂國後理應是奇股國，原來十八卷《山海經》中的奇肱國似為奇股國之訛誤。再者，我們從神話史詩中也能窺測，屬於氐羌族群的彝族的獨腳神話，與《山海經》的一足神話似有能夠一併思考的空間。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晉·郭璞注，《山海經》十八卷，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據宋淳熙七年（1180）池陽郡齋本影印。

晉·張華，《博物志》，臺北：中華書局，1965，據士禮居本校刊影印。

南宋·陳元靚輯，《纂圖增新類聚事林廣記》，元至順年間西園精舍新刊本，現藏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

明·作者不詳，《異域圖志》，現藏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

明·胡文煥，《山海經圖》，格致叢書本，萬曆二十一年刊（1593），現藏日本東洋文庫。

明·胡文煥，《羸蟲錄》四卷，格致叢書本，萬曆二十一年刊（1593），現藏日本尊經閣文庫。

明·《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東京：汲古書院，2003。

明·王圻，《三才圖會》，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據萬曆三十五年（1607）潭濱黃曉峰重校槐蔭草堂藏板《類書三才圖會》影印。

明·王崇慶，《山海經釋義》，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據萬曆年間大業堂刻本影印。

明·王崇慶，《山海經釋義》，《吳曉鈴先生珍藏古版畫全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據萬曆四十七年（1619）堯山堂刊本影印。

明·蔣應鑄繪，《有圖山海經》，萬曆末至天啓初，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

清·吳任臣，《山海經廣注》，《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據康熙六年（1667）刻本影印。

清·汪紱，《山海經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藏光緒二十一年（1895）樵立雪齋原本影印。

清·洪頤煊輯，《白澤圖》，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百部叢書集成影印經典集林卷三十一。

二、近人論著

袁珂 1982《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

馬昌儀 2001《古本山海經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馬昌儀 2007《古本山海經圖說》，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梁啓雄 1984《韓子淺解》，臺北：學生書局。

陳世鵬 1993〈彝族婚媾類洪水神話瑣議〉，《貴州民族研究》53：141。

鹿憶鹿 2002〈眼睛的神話——從彝族的一目神話、直目神話談起〉，《東吳中文學報》8：223-244。

傅光宇、張福三 1985〈創世神話中「眼睛的象徵」與「史前各文化階段」〉，《民族文學研究》1：32-42。

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貴州分會編印 年代不詳《洪水氾濫史》，《民間文學資料》第34集，貴陽：貴州省民間文學工作組。

貴州省畢節地區民族事務委員會 1990《物始紀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楚雄調查隊 1959《梅葛》，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楊義 1995《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葉舒憲、蕭兵、（韓）鄭在書 2004《山海經的文化尋蹤：「想像地理學」與東西文化碰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劉文典 1985《淮南鴻烈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劉宗迪 未刊稿〈古代朝鮮的天下觀與《山海經》——以朝鮮王朝時期《天下圖》爲中心〉。

（日）中村拓 1966〈朝鮮に伝わる古きシナ世界地圖〉，《朝鮮學報》39、40。

（法）鮑里斯·希克洛著，吳岳添譯 1983《史詩英雄的演化》，《民族文學譯叢》第1輯。

（法）柏朗嘉賓著，耿昇譯 1985，《柏朗嘉賓蒙古行紀》，北京：中華書局。

（奧）勒內·德·內貝斯基·沃杰科維茨著，謝觀勝譯 1996《西藏的神靈與鬼

怪》，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

（韓）李燦 1977 《韓國古地圖》，漢城：韓國圖書館學研究會。

Investigating the Images and Graphs of “One Foot” in “Shan Hai Jing”: Discussing the Issue of “One Arm Country” and “One Foot Country”

Lu, Yi-L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ages and graphs of one-foot humans, deities, birds or other animals in “Shan Hai Jing”. “Shan Hai Jing” first mentioned “One Arm Country” and then curiously talked about “Ji Gong Country” (Ji Gong also means “One Arm” in Chinese). It makes one wonder the second country should be “Ji Gu Country” (Ji Gu means “One Foot” in Chinese) instead. “Huai-Nan-Zi” listed “One-Arm People” and “Ji Gu People” together, while a series of “World Map” passed down in Korea also put “One-Arm People” and “Ji Gu People” side by side. It seems to suggest that in “Shan Hai Jing” “Ji Gu Country” was mistaken for “Ji Gong Country”.

Moreover, “One Foot” myth is also found widespread among Yi people in Guizhou. In the myth of Yi people, which belongs to Ancient Zhi-Qiang population, a one-foot wild man is thought as the character of a shaman who leads the souls of the dead back to the

ancestors' embrace. It is probably not a coincidence that a Yi myth shares the same "one foot" image with those cited in "Shan Hai Jing" .

Keywords: "Shan Hai Jing", Ji Gong country, Ji Gu country, Yi, World Map